

新书架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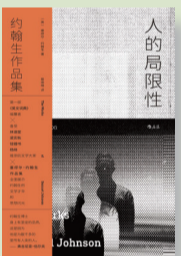
《了不起的游戏：京剧究竟好在哪里》
郭宝昌/陶庆梅 三联书店

本书在通俗生动地阐释京剧是一场“了不起的游戏”的背后，提供的是今天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学重新认识的新路径。导演郭宝昌是著名票友，经过多年沉淀，他和学者陶庆梅共同写成了这部以全新视角透视京剧本质的著作。既有开创性阐释京剧美学本质的理论高度，又具有通俗好看传播传统文化之美的普及特性。



《萨伏罗拉》
[英] 温斯顿·丘吉尔 人民文学出版社

这是丘吉尔青年时期的作品，也是他唯一的小说。这是一段畅快淋漓的故事，发生在假想的地中海国家萨拉比亚，总统日渐失去民众支持，反对党领袖萨伏罗拉暗中策划，一场云谲波诡的政治斗争悄然拉开了帷幕。有传记作者和评论家认为，主人公萨伏罗拉正是青年丘吉尔的理想化身。他与日后那位伟大的政治家的形象构成了鲜明而有趣的对照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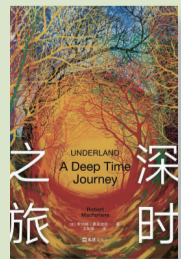
《人的局限性》
[英] 塞缪尔·约翰逊 四川文艺出版社

如何更好更有意义地生活，是约翰逊作品的核心主题。约翰逊的作品具有喻世明理、内观自省的特点。他在书中论及自己对死亡的思索、对人性善恶的探讨，以及对婚姻的摩擦与不幸、生命的意义等问题的看法，这些也是每个时代普通人都要面对的问题。



《伊朗四千年》
[伊朗] 霍昌·纳哈万迪 [法] 伊夫·博马提 湖南文艺出版社

本书是一部讲述伊朗4000年的通史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埃兰文明、波斯文明、阿拉伯文明、希腊文明、突厥文明、蒙古文明交替与碰撞，一个接一个王朝建立又灭亡。它们采用了怎样的行政体系，留下了哪些璀璨的文化，推行过怎样的宗教政策？



《深时之旅》
[英] 罗伯特·麦克法伦 文汇出版社

“深时”是地质时间概念，是地下世界的计时单位。在萨米族传说中，地下世界像是人世的颠倒镜像，“生者直立，而逝者行走时上下颠倒，二者的脚彼此接触”。从中石器时代藏骸所、深海实验室、森林菌根网络，到双生地下城、地下无星河、战时万人家，再到洞穴岩壁、冰白、核废料处置库……我见到了一些希望自己永远铭记之物，也见到了一些宁愿从未目睹之事。

“今天，在博物馆里，在展墙边，当年藏在稻田里的游击队员和曾是美军士兵的美国游客并肩而立，沉默地观看着照片上那持续了太久的战争。和我一样，他们流泪了。”望着《再见，西贡》书里那一张张朝气蓬勃的亡者照片，我终于理解了那句战地记者的格言：“如果你没法阻止战争，那你就把真相告诉世界。”

如今，曾经西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高楼大厦拔地而起，星巴克入驻街头，雷蒙能认出来每一个路口，但是西贡的老房子被玻璃建筑蚕食，购物中心取代了流动商贩，他不再能看到穿着奥黛骑自行车的越南女人，只有戴着头盔呼啸而过的摩托车手。曾经的西贡，如今已经成为一座与其他国际化大都市别无二致的城市，只有那些黑白照片，清晰保留了难以磨灭的历史往事。文字也好，图片也好，记录不是为了有朝一日能成名，而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。

最后，动笔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在学习红十四军的军史，以及何昆的个人历史。在浩瀚无垠的革命史潮中，周恩来、陈云、何昆、张爱萍、李维汉等，一位位优秀的共产党员，一位位优秀的革命军人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们爱国、无私、奉献、清廉的优秀品质，感化着我。在读写的过程中，于我也是学习的过程。汲取地方党史、军史中的力量，反过来给自己鼓足干劲，继续写作。

由于态度认真，充分解读出版社的要求，我花费两到三周时间完成的10个故事，得到出版社杨编辑的认可。石老师的写作，规避心理、景物描写，集中火力写对话，构思巧妙，情节精彩，只是一个小故事两三个人，你我他对白上千字，看起来些许费力。因此，我与他多次商讨，删除大量对话，融入场景等描写，顺利完成余稿。

2019年中，书籍经浦文海会长等认真校对后，交给杨编辑。是年12月，《血染苏中沃土——何昆》正式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后，正如他所言，持之以自勉的，是《中庸》的一句话：“尽人事，听天命。”他说，听天命，或许可以坦然的态度应对一切世事；尽人事，说明并不颓废，不管是否理想主义，不管是否悲观乐观，该做的事，能做的事，继续去做。在这之后，若能应着圣人的话，偶尔“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在其中”，那便是求砖得玉，喜出望外了。足见其人自有胸襟在，气度在，学识修养在。难怪他走笔炉火纯青，文字有着通脱不羁的气质，可以说营造了个人的一片江山。

掩卷之余，又觉得《空杯》的书名很一般。不由上网查了下，原来，作者在博客中曾解释：“注满前的杯子冲虚无物，饮后的杯子，仍然是空。空是完成，空是期待，空是两次充盈之间的短暂休息，一头连着往事的回味，一头连着未来的希望。中流容与，前瞻后顾，是犹豫，是彷徨，又是逐渐引满的弓，在无限的敬畏中蓄势待发。”说得真好！空杯之中，看似虚空，实则是充盈的万物，自足自在的生命。观如是“空杯”，能不教人喜其文，复羡慕其人？

板，终于忍无可忍，寻得汲黯的一个不是，要去了他的右内史之职。

几年后，武帝起用汲黯为淮阳太守。汲黯再三推辞，不肯受命。武帝则强扭其瓜，大吐苦水：“顾淮阳吏民不相得，吾徒得君之重，卧而治之。”并许诺，很快就会召他回来。汲黯只好辞行赴任，临行之前不忘告诫大行李息，御史大夫张汤，“智足以拒谏，诈足以饰非，务巧佞之语，辩数之辞，非肯正为天下言，专阿主意。主意所不欲，因而毁之；主意所欲，因而誉之。”并提醒作为九卿之一的李息：及早地揭发张汤，以免招致后患。

汲黯在淮阳，亦如当年治理东海郡一样，也许是他的“无为而治”，让人倍感亲近，也许是他自身的声望，赢得人们的信任，一时淮阳政通人和，河清海晏。

而张汤则因为汲黯的出京，无人与之争锋，肆意兴风作浪，结果为官不卒，身败名裂。为此一向畏惧张汤而不敢直言的李息，还被追究了不言之罪。

为街道送来几百个伤残人士。一些年轻的越南人戴着航空公司的眼罩，聚在一个个红绿灯路口练习过马路。他们是新盲人，都是战争的受害者，他们在练习用竹杠走路。而小孩子们呢，都喜欢拿着塑料手枪玩战争游戏……这是西贡的最后时光。3年后即1975年，南北越统一，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。从此，西贡二字消失了，唯有浑浊、神秘的西贡河还在依旧流淌。

2014年，雷蒙再次来到越南。这一次，他不再单枪匹马，而是带着妻儿。他们一道参观了战争遗迹博物馆。博物馆墙上挂着许多战地摄影师的头像，这些摄影师来自日本、美国、英国、法国等八十多个国家，他们都死于越南的战争中。雷蒙动情地写道：

□ 尹 画

命》，其间还有散文、新闻，都沿用《告工农及一切劳苦大众书》。尽管《中共如皋地方史》等书，采用《告工农及一切劳苦群众书》，但是还须证据。为此，我翻阅大量材料，终于在《红十四军英烈》中查见此文影印件，（原件现藏中央档案馆），从而一锤定音：群众才对，而非大众。

其次，为了增强文学性、趣味性，除去历史名人、主要人物不宜虚构，小人物可虚可实。譬如何昆小时的老师何海棠，正史关于他的记载，仅有“爱国”二字。由此，我从他的名字，想到旧时中国的地图，以及闻一多先生的《七子之歌》，由名起兴，虚构出何海棠为何昆等学生讲解地图，剖析晚清割地赔款的缘由。短短的故事细节，希望帮助青少年读者了解清末历史的同时，能够激发他们心中的爱国情怀。

不可能意识到，他已经身处理想的幸福之中。

至于吃石榴，张宗子也吃得饶有趣味。他喜爱石榴，是因为喜欢石榴花，连带着喜欢石榴花的诗词，又读到瓦雷里咏石榴的诗，说石榴是智慧的象征。于是发愿一定要找到一颗完美的石榴，没有一个籽儿受伤，然后细细剥来，一个籽儿也不弄破皮，而这“也许比得了几本好书，看了一场好电影，中一次刮刮乐彩票小奖还要高兴哩”。何以故？只因石榴籽嫩得“吹弹得破”，可是若能完整地剥了下来，放在细瓷小碟中，在理想主义者眼里，这是极致之美的境界。只是这样“真理”般完美的石榴，却一直没有出现。这，已经不是在说石榴了，说的其实就是智慧：完美的智慧，即是这般难得。

想来张宗子神来之笔的背

□ 陈健全

□ 陶晓跃

是同僚眼中的“社稷之臣”汲黯，就连图谋反叛的淮南王刘安，最怵的只有汲黯：“好直谏，守节死义，难惑以非”；而淮南王对丞相公孙弘则不屑一顾：游说此翁，如同摇落几片枯叶一样，易如反掌。

匈奴浑邪王率众降汉，武帝一时兴起，竟要征发两万辆马车去迎接，以彰显大汉帝国无与伦比的国势和威风。可县尉府衙没钱，只能向民间借马，而老百姓不愿意，便把马藏了起来。征不齐马匹的预期数目，武帝迁怒于县令，以为他们办事不力，于是，想要斩长安县令之首，杀一儆百。

汲黯站了出来：长安县令无罪，要斩，斩我右内史。匈奴归汉，何至于要让天下惊扰，举全国之力来服侍他们！浑邪王率众抵达京师，商家将长安的货物卖给他们，结果触犯了当时的法令，有五百余人纵刑。还是汲黯挺身而出：“陛下下纵不能匈奴之资以谢天下，又以微文杀无知者五百余人，是所谓‘庇其叶而伤其枝’者也。臣以为陛下不取也。”武帝没想到，汲黯竟斗胆与自己公开叫

西贡的最后影像

□ 尹 画

兼战争记者，便是其中的一员。他用半个世纪的镜头影像，呈现了过去几十年里越南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时间跨度从1964年到2014年，最后汇集我手头的这本书《再见，西贡》。

雷蒙曾三度去西贡。第一次去是1964年，那年他22岁。当时法越战争刚结束不久，法国人早已撤出，美国人还为数不多，于是雷蒙将镜头对准在自己国土上作战的越南人。为了贴近现实，展示越南人在战争笼罩下的真实生活，雷蒙租了一辆雪铁龙前驱车，自掏路费，开到前线阵地，在稻田中步行了几个小时，我们因此才得以看到最真实的前沿面孔：眉头紧锁的越南军官、镇定自若的留守老奶奶、头破血流的伤员士兵、被蒙住双眼的嫌疑犯、扛着枪支行走在田

参与写作《何昆》的感触与过程

□ 董 航

来。首先，《湖南英烈故事丛书》中选烈士还有宋教仁、黄兴、夏明翰、罗亦农、向警予、蔡和森、邓中夏、何叔衡、左权、雷锋等等。他们都是鼎鼎大名的英烈，丛书的发行必将引起关注。殷春泉反复叮嘱，其余烈士都由湖南党史工作者执笔，唯独何昆交给我们。如果写不合格，可要丢如皋人的脸。其次，出版社考虑到丛书的主要读者是青少年，提出字数控制在5万字，但是要“历史性、文学性、趣味性”三性合一。这很有难度。

遵守“三性”原则，我在撰写《血染苏中沃土——何昆》的过程中，感触颇多。

首先，撰写革命烈士人物的故事，大到事件，小到名字，须要力求准确。试举一例，何昆的名字，就有争议。一段时间，很多文书都写成何坤。原本，民国年代

喜其文，复羡慕其人

——读张宗子散文集《空杯》

□ 陈健全

留着些原来自生的青蒿、老鸱眼、狗尾草，甚至气味顶不好、带刺的果实还爱沾衣服的苍耳子之类，夏天或许能引来几只土蜂和一种瘦小得像头发似的小蜻蜓。”

读着这段文字，脑子里闪念的是明代同名的张宗子张岱的“不二斋”，“高梧三丈，翠樾千重。墙西稍空，蜡梅补之，但有绿天，暑气不到。后窗高于槛，方竹数竿，潇潇洒洒，郑子昭‘满耳秋风’横批一副。天光下射，望空视之，晶沁如玻璃云母，坐者恒在清凉世界”。那种隐约中的意境，挥毫之间的迷醉，并无二致。这个现代的张宗子，即便早年旅美纽约，可是抒怀、忆旧、叙事、言志，骨子里还是明朝的那个张宗子，散漫的情绪里依旧流淌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血脉。他对家那种朴素的返璞归真的幻想，已经不能单纯地看作是渴望

汲黯：一士谔谔埒千士

——《史记》人物之三十二

□ 陶晓跃

为主爵都尉，列于九卿。汲黯一如既往，“无为，则无不治”。

汲黯秉性倨傲，眼里容不得沙子，弄得许多士人都不愿意依附于他。汲黯曾在朝堂上公开指责廷尉张汤：“公为正卿，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，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，安民富国，使国固空虚，二者无一焉。”并恶言：以极端手段迫人就范，不顾法令成就个人功名，定会断子绝孙。即使退朝之后，汲黯还愤愤不平：“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。”一点也不讲究什么温良恭俭让。

汲黯斥责丞相公孙弘毫不留情：心怀诡计，貌似智慧，以顺从讨好皇上来稳固自己的地位；玩弄法律条文，随意陷人于罪，以“不得反通，以为他不再宜在京为官，便调他为东海郡太守。

汲黯崇尚黄老之言，主张清静无为。他治理郡政，只求基本方向把控，不求细枝末节。他因体弱多病，便“择丞史而任之”，自己则高卧家中。一年之后，东海“郡”泰民安，广为传颂。

因为杜拉斯的《情人》，我对湄公河畔的越南西贡，一直抱有莫名的向往。

十九世纪末期，西贡被法国殖民统治，街道上建造了很多法式建筑，不少法国人向往异国风情，又想着或许能够到那里发点小财，于是申请来到西贡，让西贡这座城市变成了“东方巴黎”——杜拉斯的父母就是这样从法国移居到了西贡。从小在西贡成长的杜拉斯，长大后的很多作品都围绕越南的生活铺展开，这几乎成了她写作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，包括她最为著名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《情人》。

其实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西贡并不太平，越南持续处于战争时期。先是抗日，后又抗法，再后来击退美军，然后又陷入内战，这个潮湿的东南亚国家，留下满目疮痍的印记。来自世界各地的战地记者纷纷前往越南，用文字、用图片，记录下这段历史。

雷蒙·德帕尔东，法国摄影师

若说江西是将军之乡，那么湖南就是英烈故里。其中一位湖南籍烈士——红十四军首任军长何昆牺牲在如皋。2019年初，湖南人民出版社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，决定编印《湖南英烈故事丛书》，何昆烈士入选。湖南人民出版社委托如皋红十四军研究会撰写何昆的故事。

大约在三四月份，研究会浦文海会长、殷春泉副会长，约谈石太原老师及我，商量撰文事宜。会上分工明确：殷春泉负责联系编辑部，提供材料，商谈稿费；撰写的任务，石老师和我一人一半，最后由我统稿。石老师是浩然的弟子，年轻时就喜好投稿《故事会》，写故事图好玩。他将史料充足的战斗诸节，选入囊中。好比食鱼，肉身已无，鱼头鱼尾，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——我负责写何昆小时的故事，以及日后战友来如寻找何昆遗憾的故事。前面的故事，材料少；后面的故事，干巴巴。我只能硬着头皮尝试。

接到出版社文本通知后，目标明确的同时，压力也随之而

夏夜，坐在安静的书房，读张宗子的散文集《空杯》，如遇一位情投意合的朋友，得于言而会于心，快意极了。

以趣味作取舍，我尤其喜欢第一辑“满目山河”篇章中的《家》《书房》《吃石榴》《一辣解千愁》等等，小中见大，最见作者功力。一篇篇风清月霁的文字入眼清凉，仿佛拾起旧时光，在喧扰的纽约都市中回忆起故国的草木与山水，无不深情、无不蕴藉。尽管知道那种怀想或许只是奢望，但怀想中不无迷离的伤感，如此的情绪反观文字，恰又多了几分凄迷与痴情在其中。

先看张宗子先生笔下的家：“我一直梦想的家是乡下农家似的小院，背山面水，左右或是草地斜坡，或是一带疏林。房子不要多，一小厅，一卧室，一书房。两边的厢房可以招待朋友。院子要宽敞，种花，栽树，养一条看门狗，养一池野鱼。地面上宁可是土，或铺一层青砖，走道则用卵石点缀，免得下雨的时候泥泞难走。地面不抹水泥，让细小的野草能从砖缝里探出头来。靠墙根的地方不妨

汲黯出身于官宦世家，“世为卿大夫”，景帝时为太子洗马，太子即位，汲黯成为郎中令的属官，掌管接待宾客，通报传达之类的琐事。

汲黯为人耿直不屈，敢于孤行己见。一年，东越相攻，武帝派汲黯前去视察，汲黯竟“不至”。上报时，他振振有词：“越人相攻，固其俗然，不足以辱天子之使。”河内郡失火，火势蔓延，殃及一千余家，武帝使汲黯前往。汲黯回来报告：河内不过普通人家失火，只是因为房屋毗连，有所毁损，不值忧虑。倒是路经河内，眼见百姓备受水、旱之苦，万户流离失所，甚而父子相食，便利用奉令出使的方便，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赈贫民”。

汲黯相机行事，武帝无法追究，本想将他“迁为荥阳令”了之，可汲黯却不领情，“耻为令”，竟托病退归故里。武帝念及汲黯追随自己多年，改任他为“中大夫”。在其位，谋其政。由此，汲黯屡屡直言进谏。武帝深怨汲黯不知变通，以为他不再宜在京为官，便调他为东海郡太守。

汲黯崇尚黄老之言，主张清静无为。他治理郡政，只求基本方向把控，不求细枝末节。他因体弱多病，便“择丞史而任之”，自己则高卧家中。一年之后，东海“郡”泰民安，广为传颂。

武帝闻讯，将汲黯召回，任他